追寻历史中国

荧屏看点

冯立君

如果一部纪录片以《中国》为题，它将呈现什么内容？或许有不少朋友和我一样抱着这样的疑问。因为，“中国”，太难用一语来道破，太难用概念去框定。

特别是在欣赏了已上映的《中国》第一季，又参与第二季的脚本审读工作后，我在大呼过瘾的同时，又不禁追问：中国，果真如此吗？

现代中国从历史中国走来，而历史中国却不只是古代历史上的中国，还是文明史上的中国。无论如何，很多线索指向一个分水岭，大唐天宝十四年开始的漫长内乱，逐渐使中国发生巨变，其后的中国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都积累着新的变量，朝着新征程迈进……

实际上，这是一部关于历史中国的纪录片，有抒情诗般的文字、田园画般的影像。如果说《中国》第一季是历史中国的上半程，那么《中国》第二季就是下半程了。

从大唐安史之乱的惊天变局，到清末革命志士的义旗首倡，历史中国的下半程有许多时刻需定睛细看、反思回想，而就是这些时刻的思想改变、行动尝试、历史记忆推动着后来的中国人，不断向前、向前再向前。《中国》的魅力之处，在于能抓到这些精彩瞬间，动中有静，静中蕴动，激荡的历史风云有时会藏匿在平静似水的表象之下，岁月静好的盛世有时也会潜伏着酝酿动乱的矛盾。

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人物，他们原来一直在历史中，现在《中国》带我们逐一追忆那些逝水时光、璀璨群星，以及中国人共同安放在某处的故事：

《惊变》，诗歌是大唐最独特的语言。李白和杜甫，诗仙与诗圣，双星闪耀。当安史之乱打破盛唐繁华，儒者杜甫以诗写史，把忧家、忧己和忧国、忧民融为一体。家国情怀和人本思想，从此成为历史中国下半程的重要线索。

《梦境》，经历了朝代剧变的皇帝赵佶，永远不会忘记梦一般美好的大宋。那个文明程度极高的时代，不仅有繁荣的商业和城市、开先河的社会福利政策，还创造了漂亮的书画、梦幻般的天青色，决定了后世中国人的审美高度。

《大都》，长久以来，中国人一直坚守一个共同的理想：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。即使在漫长的分裂时期，“中国”的观念依然经久不衰。立国号为“大元”的忽必烈，让“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”这一历史传统再次得以延续。

《市井》，戏剧与小说在宋元交替的时代兴盛。剧作家关汉卿，带着他的儒生梦、英雄梦和救世梦，创作了不朽剧作。戏剧由此承担起文以载道的使命，下沉到市井乡野的儒家文化，也从此更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基因。

《臣子》，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，臣扮演着重要角色，他们上事君、下治民，是联结君和民的纽带。由于价值判断不同，他们选择了各自的为臣之道。在明代的文官集团里，有两个极致的代表，海瑞和张居正。

《季风》，借助商业化，明朝的出版业创造了历史的高峰，普通人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，各阶层都成了书籍的消费者。图书传播着四海八方的讯息，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坚守中绵延不绝，中国人也在一点点打开面向世界的窗口。

《大帝》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帝王之一。十四岁亲政的爱新觉罗·玄烨，走出了一条远远超过前人的圣君之道。他平定三藩、收复台湾、扫清漠北；他尊儒教、研西学，从英勇无畏的少年天子，最终成长为“君师合一”的千古一帝。

《觐见》，奉英国国王之命前来觐见乾隆皇帝的马戛尔尼使团，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外交成效。一个古老帝国和一个新兴强国，在巨大的文化隔膜和相互的不了解中，完成了一次对视。而在日后看来，这次碰撞显得意味深长。

《实业》，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。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带来的创痛，激发了众多有志之士。状元张謇选择实业救国，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一片产业，改变了一座城市，但他并没有成功。前路漫漫，中国人从未放弃探索和奋斗。

《革命》，在大多数人幻想改良救国时，孙中山选择了革命。他一生致力于打破旧世界，却遗憾地没能建成一个新世界。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，但真正能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道路，依然未找到。

翻阅古史，查找档案，观察文物，中国又仿若是碎片的，是印象痕迹，是思想闪光，是只言片语，是山水写意画，总之若有所得，却又难以捉摸，无法窥见庐山全貌。故事比比皆是，但是缺少一个会讲故事的人。

《中国》纪录片则通篇似历史中国的一帧帧工笔画，画中有人物，画外有故事，一点儿都不说教。如何形容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呢？

温情的叙事，质感的现场，唯美的定格。我们有时太过强调故事本身，却忘记了讲故事的方式，这也就忽视了故事原本要用来听的，而不是用来讲的道理。换言之，故事要好，讲故事的方式也要好。

《中国》在这点有一个现象级的突破，至少以我目力所及，它第一次用这种慢镜头、背景虚化为真实山水、注重瞬间场景定格的镜头语言来讲述中国的历史。这种镜头语言，巧妙贴合中国故事，而且故事和画面融为一体了。

我联想到侯孝贤导演，他把唐代传奇《聂隐娘》的故事，拍得极具质感和现场感，帅府内秋叶婆娑，风吹帷幔，甚至让我感觉到自己身上也起了凉意，虚拟的故事在河朔藩镇的真实背景中以假乱真了。

《中国》的镜头语言与其有相似之妙，却情趣迥然，真实的历史和人物戏剧化地在镜头前缓缓呈现记忆中的历史场景，有时人物许久都没有动，反而视觉冲击力更强了。演员的服饰准确、精美，陈设极简而有表现力，旁白由著名播音员们娓娓道来，沉静、恬静，即便是冲突爆发的场面也有种静观其变的味道，没有过于刻意的表演，这又是另一种以假乱真了。

宇文泰斜躺在草地上，微笑着注视着远处在休憩的麾下士兵。

独孤伽罗像往常一样，和丈夫杨坚一起早起礼佛，阳光静静洒在他们身上。

张居正暂时退隐，他原本在堂下闲适舞剑，表情却凝重忧愁。

赵佶在辽朝的北边集市上，衣衫褴褛，怔怔望着女子身着的美丽汉服。

……

《中国》是人物，是生活，是中国人，是中国人的生活，是非凡的中国人，是非凡的中国人如常的生活。不过，这些中国人面对生活，有时不露声色，有时喜形于色——表现的是现实和内心的张力，这常常让观者共鸣：这不就是我那一刻的困窘吗？这不就是我那一刻的抉择吗？

这样的故事是历史，也是诉说，是真实，也是表现，是叙述，更是追寻。

历史中国由一个一个的人物组成，正如现代中国由生活其间的我们组成一样。既然历史中国是现代中国的源头，今天的我们如何理解历史上的“我们”，也就是《中国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了。这种“理解”，便是追寻。追寻历史中国的美，无论是思想争鸣之美，建设统一国家之美，沉着应对历史变局之美，抑或奋起追赶世界潮流之美。

这背后有一种史观。我们在大学里面讲，历史是什么，一定要讲有什么样的史观，史观极为重要。

《中国》对于文明有一种深深的敬意。中国文明的根基、演变、本质是什么？在第一季里我们看到了轴心时代的要素，中古时期佛教的传入；在第二季里我们将看到汉字文化的精致化，北方民族文化精血的新一轮注入，统一多民族国家如信仰一般的共识……历史中国的演进，就是中国文明的发展；中国文明的发展，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不变与变。

历史中国的下半程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之处——近代的开端。大清王朝仍沉湎于天朝上国的梦幻之时，欧亚大陆西端蓬勃兴起的列强已然开始在全球开拓，这将深刻地改变人类世界的格局。变，是下半程的主题，这最大的变固然是李鸿章所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更是自大唐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宋之变，元朝的统一和空前的欧亚交流，明清以降文化的进一步下移，清朝前期的国家统一和后期的外侮纷至，以及革命的浪潮。

这样一部具象而富于美感的中国历史纪录片，真是不可多得，我们收获历史，也收获文明，追寻思想智慧，也追寻诗意美好。每集观后都不禁感慨：历史好看，中国真美！

现在，我对于本文开头的那个疑问有了答案：中国果真如此吗？历史中国本应有多种面相，《中国》所呈现的至少是其中最美丽的一种。

今天的我们、明天的我们，一定还会继续追寻历史上的“我们”，历史上“我们”的种种际遇、悲欢、挫败、奋起、启程、创造……这个过程可称为追寻历史中国，回望中国的昨天、文明的源流，应该是生活在新时代的你我，叩问“人究竟该如何生活”的一种必然选择。

因为，正是历史，塑造着现在。

翰墨飘香

群鸿戏海 舞鹤游天

鄢福初

窗间过马，与倪文华已相识八载。因工作与倪文华结缘，又因文艺特别是在书法上十分投缘。三十余年来，倪文华不仅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承担重任，同时也在自我艺术修养道路上不断积淀、谋求进取。最近观赏了倪文华“回乡偶书”展的书法作品，笔精墨妙，实在是“垂露春光满，崩云骨气馀”。

倪文华在书法圈中可谓全能型人才，其有三大长处：一为篆隶楷行草五体皆能且对篆刻研究颇深，能将五体书法与篆刻都练就一定高度。二为读书文化人，虽诗文不至泣鬼神，但其笔落也能惊风雨。与其朝夕相处共事，知其书读数百卷，文章哀梨并剪，无论是文学体裁创作还是公文写作，都十分老练，实天生健笔。三为工作能力相当突出，实际上从湖南省书协换届的前两年起，便同倪文华开始布局湖南书法事业。从举办全国性的展览、省内的展览、书法培训、各类理论课题研究，到组织一系列书法大型活动，倪文华尽心尽力，付出了很大的辛劳和汗水。

一提及倪文华的书法，我脑海中很快便浮现出了八个字：群鸿戏海，舞鹤游天。我接触倪文华的书法已有数年之久，对其观感大抵可分三层。

其一，若按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来品评文华书法，一有雄浑之气象，二具冲淡之闲远，三备高古之格调，四谓典雅之意味。此四美为文华显著特点，也是我对其书法的整体印象。文华的书法基于传统，笔墨中存有敬畏。他取法乎上直追汉晋，隶书筑基庙堂碑制，用心于摩崖刻石，参以简帛书笔意，在厚重古朴中生气远出，于正大华滋中灵气独抒。其楷书功底扎实，兼融北碑与唐楷。曾见其早年所作魏碑体楷书中堂和晋人笔意小楷，皆质朴典雅，清新灵动。其行书从米字化出，杂以二王手扎及颜鲁公《争座》笔意，亦有自己独到面目。其草书法度严谨，开合有度，自然生动，常加以简帛章草用笔技法，为之增添了高古与朴厚。所以文华的书法中既有纯净的高古之气和朴实无华之感，也有着明清的文人情怀和文人意趣；他既有魏晋时期的文人风骨，同时也保持着元明文人的复古情怀。

其二，文华的书法有着正大气象，有着文人的忧国忧民，有着发生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，文人骨子里不断追求书法本体的思想、价值和审美取向。

其三，可以说倪文华是一个博观约取、厚积薄发的艺术家。杜甫在《戏为六绝句》评庾信，“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”。倪文华在此阶段诗书画印上风格更趋成熟。孙过庭《书谱》云：“贵能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，所谓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用以评价他，实不为过。

艺苑杂谈

一场渔鼓戏 几多文化情

邹薇薇

当熟悉的鼓点如珠玉般落下，台上独特悠长的腔调传来，周围的人群和声音仿佛都消失不见，我扎着两个小辫，抱着小橘猫，坐在乡里的篝火旁边，依偎着年迈的奶奶。打鼓说书艺人时而激昂、时而哀切地讲述着一段江湖恩怨，夹杂着历史片段、爱恨情仇，那些同堂且慈爱的老人们都在，那些年轻的帮忙干活的伯婶们进进出出忙着添茶，几个调皮的小伙伴因为不安分的打闹被老人们呵斥“听书的时候要安静！”，人世间的仁、善、礼、义和处世道理就通过说书艺人的讲述娓娓道来。无论是“窦娥冤”还是“封神榜”，又或是“包公断案”，都在惟妙惟肖的模仿中，深深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。

“妈妈，你怎么啦？”稚嫩的童音把我拉回现实。身边的声音与画面退去，我才发现，我是身在温暖明亮的湖南省文化馆，观众席上座无虚席。台上的渔鼓艺人正唱着久远而熟悉的故事，身旁陪同的先生正努力分辨字幕的含义，一双儿女虽然听不懂渔鼓戏，但也知道观看演出时的要求和规矩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我已泪流满面。

渔鼓戏与常德大鼓都是家乡的乡俗，每逢大寿、白丧等日子，乡邻们必定会请说书艺人讲上两三场。他们连说带唱带演，故事跌宕起伏、扣人心弦，曾伴随我整个童年。时光飞逝，自入学以后，忙于求学和成家立业，我已有二十余年再未听过。此刻，那我曾觉得乏味、不以为意的腔调，时隔二十余年再次响起时，那种亲切感就仿佛慈爱的祖辈又重逢在身边，就仿佛我未曾经过岁月的洗礼，还是那个懵懂而文静的小女孩。前排一对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一边听一边抹着眼泪，“不知道以后等我走了，还有没有可能安排一场”……

观演结束，我绕着省文化馆散步。灯光下这栋房子是那么不起眼，没有威严的门楣，没有高耸的台阶，没有复杂的门禁安保机制，甚至连热切的宣传和吆喝都没有，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孩子们喜欢这里的舞蹈和语言培训课，年迈的婆婆喜欢这里的老年大学，我则是在不经意中喜欢上了这里的各种文艺节目和文艺展，先生则喜欢这里的球场。这个场馆对男女老少各个年龄层的人群都敞开大门。

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，更不应该有门槛。如果问接地气的文化传播应该是什么方式，我觉得那一定就是省文化馆的此时此刻。省文化馆的图书阅览处不仅有专业的理论书籍，也有通俗的网络文学和杂志、儿童读物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就大大咧咧摆在那儿，不需要登记、不需要寄存行李、不需要进出检查。它信任你，愿意让你以你愿意的任何方式去翻看书籍。这样一来，反而大家都挺自觉，以馆为家，舍不得弄脏弄乱，所见之处都是自觉有礼的阅读者。而经常举办的各类文化艺术展览、大型交响乐团演奏、特色书画摄影作品展览、文艺汇演展播、群众舞台表演等特色栏目更是充满惊喜。在独处的凝视与集体的观演中，“文化”这个抽象的概念就这么生动具体起来。触动心底的，有时候是一张入木三分的书法，有时候是一张大漠孤烟直的摄影，有时候是一段悠扬的笛声。

从远古到明清以后，从中原到边陲，从海内到海外，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若星河。文化是我们的血脉，是我们的精神食粮。我期待着，更多更好的文化食粮，能以我们喜欢的形式，真正送到“百姓家”。

文艺论坛

『考古热』如何一直『热』

吴学安

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全程直播，河南博物院的数字考古活动带动3000万人次“在线考古”，“考古盲盒”吸引不少消费者……近年来，与考古和文物的内容吸引了大批“粉丝”，曾被视为“小众”的考古日益走向大众、掀起热度。互联网技术多元化应用，让文物考古一改过去枯燥面孔，变得更鲜活生动。尽管很多人是考古的“门外汉”，对专业知识和内容知之甚少，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参与到考古话题互动中，对出土的各类文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，渴望了解文物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故事，透过文物探寻历朝历代先民们的生产方式、生活状态。

“考古热”的背后，离不开机构和专业人士的努力。从许多博物馆推出的考古体验活动，到线上直播发掘现场……通过传播手段的创新，多种多样的“打开方式”将有料的内容与有趣的形式相结合，在展示考古成果的同时，增强了人们对考古的亲近感，成为了解考古、走近考古、热爱考古的契机和窗口。这从近些年的“考古热”乃至“文博热”“汉服热”“文创热”中可以得到证实。

文博和考古中蕴含丰富的人文信息、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、巧夺天工的艺术文化。“考古热”体现出文化自信和国民对文化关注兴趣的不断提高。倾听历史的心跳，能找到我们的文化频率，让我们和先人情感共振、血脉相通，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。

未来“考古热”的长久延续，还要依靠“文博热”进一步引燃，博物馆的活化展示、知识普及程度，能否为观众提供多领域的深刻体验、优质的文物故事，将影响到文物考古话题能否从爆红变“常红”。让考古走出象牙塔，走近寻常百姓，激活国民的文化基因和情感共鸣，让“小众”考古逐渐变得大众化，这需要业界人士沉下心来，思考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创新方式，提高国民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度，赋予文物考古恒久生命力。